

梁

書

三

列傳第一

梁書七

散騎常侍姚

姚

思廉

撰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郝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

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並先殂又不
建椒闈今之撰錄正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
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后宋元
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
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
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
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
之是日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

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嫺
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因夏里舍葬武進縣
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
后諡曰獻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
祖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為丞相
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為
直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表
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
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外出湛將用為東縣

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趾太守治有
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
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
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高
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
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輩降年不永
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
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
弘籍無子從父弟策以第三子績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
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
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
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
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
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
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並辭
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
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嬾建武五年

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
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
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
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
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諡吏
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
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
自遠倪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
運宜式導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諡法忠和純備

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
曰脩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尚宋文
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
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
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
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丁拜晉安王妃生
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契大通
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二年三月薨于永

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爲皇后
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
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
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飢民敝方欲以身率
下未示敦朴今所營異壯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
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憲爲字思寂本名
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貞
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
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

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
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未元末遷
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詔議參軍
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
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
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
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正之隆比王佐
無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念卹莘莘玉帛
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勲義兼

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為侯食邑千戶騫襲爵
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為東陽太守尋徙吳
郡八年入為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
一年遷中書令加負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鍾
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
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
騫求市欲以施寺騫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
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
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在郡

卧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
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
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安子規
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
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
相者云此文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
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
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

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
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
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
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
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
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
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
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
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旣

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
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
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
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
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
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
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
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
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况母儀春宮

義絕常筭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
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
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
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
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
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
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
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
十月庚辰薨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

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敢塗旣啓桂樽虛凝龍
帷已薦象服將升白帝傷璧臺之永閔悼曾城
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
繫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
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
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
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
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出言顧史宜其
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

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跼天高
照臨玄統莫脩禕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
素魄貞明紫宮炤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
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
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
章閫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空展衣委華朱幘寢
迹慕結儲闈哀深蕃畀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
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靈春風
淒淒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

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宙之黼裳擬靈金
而鬱林心泛悽管而疑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閣
於窳皇椒風暖芳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
哉側聞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
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
哉有司奏諡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太
后父仲遷天監初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羸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
始安王暹光納焉暹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

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爲
脩容堂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
內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
望山諡曰宣世祖卽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
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
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陳
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孝嗣太尉枝
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

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
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
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
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列傳第一

梁書七

大元六年六月

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日歸葬

山論曰宣宗即位有司

懋六宮美矣世時翁致之無

期之漢無不林貴殿

史曰曰以致直贊皇

太青三年五月

三月拜賊東王

列傳第二

梁書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
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
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
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

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
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
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
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
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
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
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
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
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綉纓至是加金

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
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
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
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
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
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普通元年
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
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
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

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饒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

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音此理例相符尋情悲
之說非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
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
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
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
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
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
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
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

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
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
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
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
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
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
慟絕高祖遣中書省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
聖人之制禮不勝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
毀如此可即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

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
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曾
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
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
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
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
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
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
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

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
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
與學士商確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
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二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
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
更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
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
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
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大樂女妓

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

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
溝渠道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
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
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
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
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
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墮丁踈少此雖小舉竊
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
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

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
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
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
功待優實以不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
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
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
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
向西南向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
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

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
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
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諡曰昭明五
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
文曰蜃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翮前驅雲旂北
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
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
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
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

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處哲膺期旦暮斯在
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燃深量苞瀛海立德
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
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
同慶軒緯掩精陰義弛位纏哀在疚殷憂銜恤
孺泣無時蔬餼不溢禫導踰月哀號未畢寔惟
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璫
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
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愷喜

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
崇師卑躬待傳寧資道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
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曠馳神圖緯研精
文畫沈吟典禮優遊方冊厭餒膏腴含咀肴核
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紺素殫極丘墳勝帙
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
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
停紙壯思泉流清音上雲委摠覽時才網羅英茂
學窮優洽辭歸繁魚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

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
輿接席摛文挾藻飛醴汎醪恩隆置醴賞逾賜
躋微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輜易導澤
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
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頽朽壤靈儀上賓德
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
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跼萼增慟慕結親遊悲
動氓衆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
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書華委絕書幌空張談

筵罷設虛饋饜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
日筮合龜貞幽埏風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
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
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輔青門而徐轉指
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
平原之悠緬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
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
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旣將反而復疑如有求
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

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闕傳聲華於懋
典觀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
地惟小臣之紀言實令是毫而無媿嗚呼哀哉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
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
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
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
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

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二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

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
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
端疑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
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
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
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身
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
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
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荆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鷄鳴而起孳孳

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
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
之位，居正體之節，可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
德，其何遠之有哉。

列傳第二

梁書八

列傳第三

梁書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
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
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

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略究其大旨
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絜白美容觀齊武
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
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
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
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
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
長史鎮接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
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茂以

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旣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

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弑過茲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

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
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
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
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
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
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
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
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
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

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
其惰容姿表瓌麗頰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
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
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勲哲王令執
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
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

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
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劔
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
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
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鍾磬在格果無
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
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
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
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

三百卅一
襲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
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
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無還騎赴鹿鹿馬
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
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
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
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
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

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
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負外遷尚書左民
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蒲赤斧板
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
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爲
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
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
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
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

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舩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
殯於丹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
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勲
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
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
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
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
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
景宗深自結附數請旨回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

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
太守及義師起景宗雷眾遣親人杜思冲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
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
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
城乃降復帥眾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
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
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
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

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
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英橋築
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
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
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
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
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
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

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
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具堤以
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
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
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
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
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為護軍既至復
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
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

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
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
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
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滄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
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
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
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
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
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

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黑堊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

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

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逖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
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
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
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
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
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
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
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
瞻不冝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

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
鷗叫平澤中逐鷹數肋射之渴飲其血以餓食其
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
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
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
月於宅中使作野虜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
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弄人婦女奪人財貨
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

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
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
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
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
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
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
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

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
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
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
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
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
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
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
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黃門郎
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

祖行營壘見慶遠頓

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

吾又何憂建康城平

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

淮陵齊昌二郡太守

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

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

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

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

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

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

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
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
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
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
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
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
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
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

五十七詔曰念徃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
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
音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
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
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
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
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子津嗣初慶

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暉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勲鍾鼎告倅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列傳第四
梁書十列與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

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

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獸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

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
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獸則彼疑可釋至而圖
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
謂天獸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
乃斬天獸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
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
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
祖許焉和帝即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尚書令
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

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漂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美教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瑣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瑣等憂

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
假爲教命及瑣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
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
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
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
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
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
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
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

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
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城平高祖以穎
達爲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
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
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閭望
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闕屯夷載形心事
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
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
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

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爲侍
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太子左
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
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
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
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
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
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
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

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
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即主臣
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
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
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俟潛
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
繩斯在陛下弘惜勲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
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
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

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
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
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
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
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
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
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
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
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

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
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
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
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曰審爾
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
人語以劭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劭爲
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
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
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

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成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 徵爲游擊將軍出爲南中郎

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荊州遷西中郎
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
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參
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
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
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
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
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
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

壁易守攻取執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
弘經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
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
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
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
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
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
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
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

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克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前羽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

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又
固讓于愴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
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
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
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
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
城南流水有峻峯舊曰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
被代因是歷政莫敢主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

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
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兼紫光祿
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
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
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鈎隱起雕鏤甚
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鈎旣公且侯士瞻詳兄女
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暮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
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

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荊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

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
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
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
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
方抗禦皆應羊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
前欲以填漸道恭輒於漸內列艖衝鬪艦以待
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漸水道恭載土
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
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

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
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
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
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
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
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不得奉以
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
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

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陲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竒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志已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

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子澹嗣卒
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
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
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
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勅命還仲懷首公
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負外
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
白馬戍主氏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

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
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
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
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
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
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
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
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
爲前軍將軍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

參軍領軍將軍蕭穎曾協同義舉以公別爲輔
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
下時涪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
則軍久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
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勅衆軍次
于沔口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
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
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

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
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
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
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
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
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
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
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是湘溪

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湯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陣東掖門衛送公鄉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二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已廉慎爲吏

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
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
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賈送一無所取仍
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
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
命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
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
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
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

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石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石字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慆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石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沮石勿人也少有膽幹膂力

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
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
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
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
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
起自郡埒爲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
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
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
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

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
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
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
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
蕭穎由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
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
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
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
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治嚴上道至涇以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
冠軍將軍率衆與直回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
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
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
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
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
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
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

當陽縣在夷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
如故始迷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
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
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
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
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
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
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日說德

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離雖悔無及何必
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
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
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
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
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
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
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
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

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尅元起
捨郟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
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
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
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
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
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郟乃降斬奉伯
晚盛高祖論平蜀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
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

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
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
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
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
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
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
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
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
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深藻代

之是時梁州長史夏竦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
白馬戍主尹天寶具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
寇東西晉壽並遣生二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
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
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黔婁等苦
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
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
頗營還壯公糧諸哭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
之因表其二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

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革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至京師革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革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

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
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
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
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豐
蕭穎曾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
人甚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
流後嗣夏侯揚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
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列傳第四

梁書十

國朝紀略

卷四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

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
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
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
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
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
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去何國家故當
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非高
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
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

覺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武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

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
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
令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
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
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陳
許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
室旣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
合民至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
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

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憚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

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

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
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
拔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
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
神獸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
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
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
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
衛尉慮發所忽殞身袞豎其情理清真器識淹

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絕
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勲翼宣寘薄報効
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
一部謚曰愍弘策為人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
隆重不以貴執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
祿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
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
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

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
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
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元末高祖起
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
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
命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揔率侯
伯夫反西臺即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
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
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

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
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
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
中糧盡將士皆齧草食土死者太半無有離心
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
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
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

刺史蕭誕以弟謀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
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
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述之
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
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
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
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
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
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

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塞長史校
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
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
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旣至高祖於
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
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
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
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

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
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江
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
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母爲高祖言事
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
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
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
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
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

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
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
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
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
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
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
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
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執自居然能
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

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
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
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
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
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
寔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
心旌奄至殯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

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
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
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
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
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
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
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

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
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
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東
陽太守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
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
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
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荊州刺史齊武以僧
珍爲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
奐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武西爲典籤帶

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
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
努力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高祖率
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
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閒謀所在不通義陽與雍
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
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旣至襄
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
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

欵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
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既至高祖命爲
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
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
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林竹
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乏用僧珍獨悟
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
及張弘策定議明日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
竹裝爲艘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

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
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
卧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
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
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
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
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
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
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

今力旣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
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
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
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
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
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
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
率所領先入清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
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武貴

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先以

販葱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
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
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
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
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
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
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
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
部直祕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膺恩遇

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夏者不敢
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
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
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
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
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
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
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
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

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
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
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
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勲
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
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
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
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
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

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
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盡締構王業三子皆
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
識為臣之節矣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

五十八高野限曰詔嚴臨曰思善萬然領王令矣